

覺
非
盦
筆
記

覺非盦筆記卷七

顧瑒思亭集

唐太宗得蘭亭真跡命六臣各爲臨本諸葛貞得其筆意趙模稍遜之湯普徹得其形似馮承素形意兼得而褚遂良歐陽詢之本則定武所從出也

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體平原誠懸有書力而無書度

右軍思想帖乃雙鉤本也子昂跋謂右軍真跡有龍

跳天門虎臥鳳闕之勢觀者咨賞神物之難遇是不
知爲雙鉤也又大道十字是米南宮所臨子昂乃謂
世間神物有能襲片石以傳者僕願供摹搨之役傾
倒極矣甚矣賞鑒之難也

唐人墨蹟傳世者甚少如曹嘉禾溶所收林緯乾帖

已刻入
停雲館李汀右元鼎所收韋莊樂章李西蜀迎峻所

收懷素千文東孝廉蔭商所收顏魯公送劉太冲序
皆唐蹟之佳者以上二條孫退谷云

漢碑有郭香察書洪适云是察泣他人之書爾小歐

陽以爲郭香察所書非也

居攝二年墳壇刻字一爲祝其卿一爲上谷府卿今
在曲阜孔子廟疑亦孔氏之裔也趙德甫不知此二
卿爲何官洪景伯據縣竹江堰碑稱縣丞犍爲王卿
又應劭說大縣有丞左石尉所謂命卿三人以證祝
其卿之爲縣丞又據武開明終吳郡府丞而武榮碑
稱爲吳郡府卿以證上谷府卿之爲府丞其說誠辨
而核

碑刻往往有千佛邑千人邑之稱蓋濫觴於五代而

盛於遼金大略合千人出錢施之名攷後唐重修寶
晉禪院千佛邑碑稱邑首維那三人次維那十人共
稱良圖互相勉導與逐處鄉邑次立維那舉其萬法
之門結會千人之數卽其事也

以上二條
錢竹汀云

池北偶談云予記陳卓曼仙補刻肅府瀋化閣帖事
適門人海甯陳奕禧子文寄所著臯蘭載筆至中述
蘭帖甚詳采錄其略用備參攷肅府瀋化閣本自莊
王受封太祖賜之宋刻相傳有龍膽壺鳳喙卮并帖
而三至憲王時洮岷道張鶴鳴得李子崇本於白下

材官本於臯蘭請肅王賜帖校讎見古法帖數段久
缺而茲獨全知爲馬房光怪以前物也姑蘇溫如玉
南唐張應台爲之雙鉤鶴鳴攜之黔陽憲王乃鑄石
於蘭未竟而薨世子識鉉卒業於萬曆辛酉先後七
年其初搨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間有
私購者直五十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
五十三藏府東書園殿鼎革時石幾淪陷順治甲午
姚岷道揚州陳卓補刻復成全璧然神明不備視初
拓徑庭矣乙卯平涼逆燄及蘭靖逆奮威兩將軍自

河西來軍於龍尾臯蘭之間攻城不下賊欲破石爲礮僞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移置州學有張尙書鶴鳴王尙書鐸憲王父子四跋以上偶談所述乙卯之夏仲弟禋反自臯蘭拓此帖貽余故采錄之

復齋碑錄謂石鼓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於祭酒欲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於鳳翔孔子廟中經五代亂又散失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致府學之門廡下而已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得之野獲編謂唐時僅存其八至宋向傳師得其二石

鼓始完愚按昌黎詩十鼓只載數槩駝則知唐時未嘗亡也又梅堯臣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則知向傳師祇得其一也集古錄載石鼓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磨滅不可識者過半趙夔東坡詩注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字資古紹志錄謂藏本在集古前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帝京景物略謂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今搨本共三百二十五字素齋集謂至元已

卯潘廸爲音訓時猶存三百三十九字永樂甲午僅二百七十八字其中可識者九十八字丹鉛錄則謂潘廸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余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凡七百二字全文然升菴集中又稱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譌愚按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亦僅有四百九十七字又杜少陵詩陳倉石鼓久已訛韋左司詩風雨缺譌昔蘚滄昌黎詩年深豈免有缺畫在唐已無全文且文正懷麓堂集亦無一字題及其爲用修作譌可知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甯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晉穆帝升平五年歲在辛酉逸少卒後二年爲哀帝興甯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曇釀村養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鸞而去而晉書本傳

亦著此事初未嘗言寫黃庭也然陶隱居與梁武帝
啟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
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真誥前故未考證耳至唐
懷瓘張氏作書斷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
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
訪應寫黃庭換白鷺苟欲隨之耳伯思之論如此愚
按宋張湜雲谷雜志辨證此篇極爲詳核其言曰黃
庭與道德經換鷺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
軍死後二年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

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
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
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卽真誥所
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卽右軍所書者與夫
人所得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
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
縣寫以歐陽集古錄目校之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
然也又謂與梁武敝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說
也予又嘗於道藏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

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性復好鶩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最爲的据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鶩而寫若黃庭經是道士贈鶩而求其書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鶩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惟太白知之故其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鶩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鶩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鶩

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
來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鷺此言
寫黃庭經得鷺也太白於兩詩各言之初未嘗誤乃
後人自誤耳張氏之論可稱精核恭讀

御製義之書換鷺詩云兩帖誤爲一因之相徑庭太白詩
堪證伯思論漫聽又云同是老君著都歸道士扇煌
煌

天語曠若發蒙矣

周吉甫摹瘞鶴銘僅得十七字其後王瓚詩字遂無

載矣按墨莊漫錄云瓚刻詩一篇於銘之右方字畫
差小於銘而筆勢入法乃極相類或此銘是瓚書顧
氏銘考獨不及此蓋李石續博物誌謂書板帖與此
銘皆定爲陶隱居耳瓚詩在宋已漫滅其全篇云冬
日與羣公泛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眾芳且
未歇近臘仍衲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
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
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得窮
日夕乘槎安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瓚銘字焦弱侯

据茅山志定爲顧況書

畫錦堂宋韓琦以丞相判鄉郡建於治第者也琦第別有榮歸虛心二堂其後曾孫肖胃守相又建榮事堂畫錦堂記蔡襄書字極方正爲一代絕筆容臺集稱爲每一字輒書數字擇其合者存之名爲百衲碑乃別體不乏寫功从刀矜从予學書者宜棄其短也錢少詹云琦初封衛國晉封魏國歐陽作記時稱衛國是也板本作魏國誤甚矣當以碑爲正

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

勅字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尙書省亦然崇甯間蔡
京臨平寺碑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
相誇尙謂之司空勅亦曰尙書勅又曰蔡家勅蓋妖
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
偶不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尙存

陶徵觀錢武肅鐵券詩序吳越武肅王錢鏐唐昭宗
四年賜鐵券其事史載頗詳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
連王冊進呈御覽元豐五年又進宋末兵亂券沒入
官泝水凡五十六年爲漁者所獲其十四世孫珪始

購得之時元至順二年推券之失當是景炎元年也
明洪武二年上將封勳勞之臣下禮臣議制度近臣
言鏐券其十五世孫尙德猶寶藏之遣使者訪其家
尙德負券及五王像來詣闕下上特御朝與諸臣共
觀命工倣其制不盡肖上乃還券禮遣東歸元年台
州亂其二十五世孫珍負檣匿山中乃免辛卯四月
予遊台州與顧子赤方得共觀券券質以鐵爲之狀
偃如瓦高一尺一寸廣一尺八寸厚三分正文二十
六行行十四字計三百三十三字金色爛然因沒官

渭久後半多剝蝕獨首行朔字爲明高皇帝引佩刀
剔去以觀刻畫之淺深者世守垂八百年失而復得
豈非鬼物護持之力哉又武肅忠懿二王舊存手蹟
冊子後有米襄陽朱晦菴宋金華諸題識

世但知三藏聖教序唐沙門懷仁集王右軍書而不
知開元九年所立鎮軍大將軍吳文碑明萬曆末浚
西安府城濠得之於土中移之於學宮祇存半截俗
號半截碑者亦釋大雅集王書也又富平美原鎮永
仙觀主田尊師碑立於大曆六年者亦爲某名德集

王書文獻通考唐六譯金剛經恆農楊朔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蓋當時風尚如此至趙宋而又有習書之款汧陽龍泉山普濟禪院記乃大中祥符三年立題云沙門善偽習王右軍書又中州濟源縣延慶禪院舍利塔記爲楊虛己書虛己當時藉有書名亦稱習王右軍書蓋其所宗法者特爲表明之也

唐太宗御製三藏聖教序高宗藏經後序述聖記褚遂良書有二本一爲永徽四年立在咸甯慈恩寺一爲龍朔三年立在同州府學又王行滿書一本爲顯

慶二年立在河南至咸亨三年立者乃懷仁集王書也凡四本宋太宗亦有御製新譯三藏聖教序釋雲勝隸書在西安府學

賈秋壑常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眾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詩話乃節唐本事詩中事耳又自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雜說之類如曾慥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鈔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矣其所援引多奇書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事雖誇張江上之功而文卻可采

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讎正而後成以撫州草鈔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爲簽然惜刪落諸經注耳反不若韓柳文精妙又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甯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秋壑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褫帖命婺州王用和翻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摹搨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金帛稱

是又縮爲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板蘭亭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皆不逮此也於是其客廖羣玉以涪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本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盧方春所作秋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庵盧柳南四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法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以上二條並癸辛雜志

涪于長夏承碑其字隸中帶篆及八分洪丞相隸釋謂其奇怪真奇怪也至後魏李仲璇修孔廟碑忽楷

忽分忽篆令人噴飯唐睿宗景龍觀鐘銘楷書也亦兼篆隸體宋人識解院記忽楷忽行又時帶篆隸攷古書法大小篆謂之篆東漢諸碑減篆筆有批法者謂之隸以篆筆作隸書謂之八分亦謂之隸正書謂之今隸亦謂之楷書各有體制不得相雜古人所稱隸中帶篆籀法者亦惟用其意而不用其象故佳耳豈可以篆隸形象雜出耶

趙宦光凡夫以篆書名略用草書體書之號曰草篆紺園琳觀精舍名園咸乞其書題扁所撰說文長箋

一時紙貴然自解人視之未有不齒冷也古之小學書數方名字或不正童子皆知之自周秦及漢無不識字之學生其後大小二篆生八分三真六草諸體雜出古法未盡亡者賴有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自一至亥本之蒼頡迨以四聲譜之說文亡矣顧氏玉篇其文多於叔重孫強又增益之迨題以大廣益而玉篇又亡矣蓋書之最古者莫如篆學野王雜以隸書已失其舊李陽久刊定說文頗出私意詆呵許氏學者已恨之凡夫草隸又何所本乎錢氏大昕說

明彭鄰初輅著客座贅語云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
真蹟爲第一石刻次之三代鼎彝尊罍又次之漢玉
孟珙之類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審之柴汝官哥
定及明之宣審成化審又次之永樂審嘉靖審又次
之留都舊有金靜虛潤王尙文徽黃美之琳羅子文
鳳巖子寅賓胡懋禮汝嘉顧清甫源姚元白淞司馬
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時泰姚敘卿汝循何仲雅
涪之或賞鑒或好事皆負雋聲黃與胡多書畫羅藏
法書名畫金石遺刻至數千種何之文王鼎子父鼎

最爲名器他數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祕盈箱盡掩前輩伯時元章之餘風至是大煽矣愚按前明南京風尚最爲華美亦可想見昇平之盛然而雲烟過眼視寓意而不留意者何如哉

張擇端清明上湖圖舊云在南康一質庫後入魏公家或云在王守溪公子處嘉靖中一貴人以重價購得送嚴世蕃者乃時人崑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臨本也世蕃喜甚裝潢湯姓號北川者索賂不得指言其僞世蕃大怒卒以陷貴人云

顧東橋以尙書考滿入都分宜宴之堂上挂吳小仙
月明千里故人來圖顧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聲
曰此摹本也真蹟在吾鄉倪青谿處此畫甚佳當求
其真者嚴爲色變

黃美之家有王維著色山水一卷又王維伏生授書
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吳中都元敬看畢吐舌
曰生平未見

王維江天雪霽卷爲胡太史懋禮家藏後其子沒馮
開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今尙在其長君驥子家慕

而欲購者懸予其直且數百金矣胡又有宋搨黃庭經肥本最爲墨帖之冠今不知在何所金陵瑣事又記胡有蘭亭序

姚敘卿藏宋搨淳化閣帖紙墨光黦如漆而字肥後爲其姻家鍾櫛所得今不知歸何人手

敘卿又有山谷書法華經七卷紙用澄心堂光滑如鏡價至七百元敘卿沒後曾有人持以質於余余睹其字多拖沓疎慢似非雙井筆也後竟爲徽賈以重價購去

王藩幕元燿故富家子善畫家多蓄古畫至數百軸
李成看帖圖爲最所刻石帖名栗葉齋皆三吳及金
陵人書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
岸一言不合卽投視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
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憲宗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
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
踉蹌行中官扶掖以進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翻
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幃間上嘆曰真仙

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悶歡而豪客競集妓餌之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逾數年稱疾歸居秦淮之東涯武宗卽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子山從遺命葬金陵

海岳畫史云鍾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隱居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畫

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集賢院
內合同黑印有此印者是與於文房物也元章直以
鍾隱爲李後主如此按劉道潛五代名畫補遺花竹
翎毛門神品二人一曰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恬
不嬰俗事好肥遯自處嘗卜居閒曠結茅屋以養恬
和之氣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象必致精
絕尤喜畫鶴子白頭翁鷓鴣斑鳩皆有生態尤長草
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爲南唐李煜所有煜親筆
題署及以偽璽印之鍾隱之事明白如此元章何遂

沒其人耶

鄧椿畫繼載陶緝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題所畫茶示
德逢詩所作畫花果尤精緻可玩周公謹雲烟過眼
錄言鎮江張萬戶所藏陶緝茶諸色凡二十種上題
金陵陶緝筆緝乃金陵人也

歐邏巴國利瑪竇者言畫有凹凸之法今世無解此
者建康實錄言一乘寺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
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
如凹凸近視卽平世咸異之名凹凸寺乃知古來西

域自有此畫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讀書不可不博也

金陵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
荒榛尤長野趣東坡跋其畫云宣畫花竹翎毛爲近
歲之冠旣老筆尤奇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
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冕服車
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爲精絕江甯沙門巨然
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
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

宮殿樓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
此圖畫見聞志所載在金陵新志撫遺卷中南唐又
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未載

澗水燕談記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
珪墨龍尾硯爲天下之冠又言墨不直廷珪其父超
易水人與廷珪渡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
以墨名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爲邽弟廷寬子
承宴孫又用皆有開江南善墨者又有朱君德柴詢
柴承務李文遠張遇陳贊著名當時其制有劔脊龍

團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
宣府字或云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宋仁廟嘗於宴
賜近臣墨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賜者皆廷
珪雙脊龍文尤爲佳品又墨莊漫錄載宣政間佳墨
如關珪關緝梅鼎張鑑守元曾知唯不知何許人又
唐州桐柏山張洪製作精妙遂壓京都又河東解子
誠又韓偉升所製久藏膠力不乏精彩與新製敵可
與李氏父子甲乙者又李格非破墨癖說言用薛安
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辟暑錄

話言潘衡墨佳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又言
墨工高慶和大觀中令取煤製墨不計其直又言潘
谷親造者黑他如張谷陳瞻與潘使其徒造者不黑
李後主嘗寶一研山徑長尺餘前聳三十六峯皆大
猶手指左右別引兩坡坳而中鑿爲研及國破硯歸
士大夫家後爲米元章所得米歸丹陽與蘇氏易並
江地在甘露寺傍古木頗多蓋晉唐人故居米起庵
名曰海嶽研歸蘇氏不幾月索入禁中後又在台州

戴家

以上皆
贊言

日下舊聞宣銅鑪款莫若彝乳鑪之口徑三寸者其
製百摺彝鑪乳鑪戟耳魚耳蛭蚰耳薰冠象鼻獸面
石榴足橘囊香奩花素方圓鼎上也角端象頭鬲判
官耳雞腿腳扁鑪翻環六稜四方直腳鑪漏空桶鑪
竹節分檔索耳等下也耳有別鑄磨治釘入分寸始
合者其色倣宋燒斑者初年色也尙沿永樂鑪制蠟
茶本色中年色也本色愈淡者末年色也後人辨宣
鑪色五等栗色茄皮色棠梨色褐色而藏金紙色爲
最鑿金色者次本色爲掩銅質也鑿腹以下曰濁祥

雲鑿口以下曰覆祥雲雞皮色者覆手色跡如雞皮
拂之實無跡火氣久而成也其款陰印陽文真書大
明宣德年鑄舊鑪偽款者有永樂之燒班彝景泰成
化之獅頭彝後人偽鑿宣款以重其價真鑪真款而
釘嵌者當年監造官每種成不敢鑄款呈上准用方
依款鑄其款鑄特精流傳至後謂有款易售取宣銅
別器款色配者嵌入其縫合在款隅邊際但從覆手
審視覺有微痕耳相傳宣廟時內佛殿災金銀銅象
流液因用鑄器非也宣廟欲鑄鑪問工銅以何法煉

而佳工奏鍊至六次則現殊色寶光異恆銅矣上曰
鍊十二次鍊已條之置鐵鋼篩格赤炭鎔之其清者
先滴則以鑄鑪存格上者以作他器云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匹偶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
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處也秋時蓄黍菽及
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治之天氣晴和時
出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聯句
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
養之縱入穴則啣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

恆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見霏雪錄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之見酉陽雜俎

羅願爾雅翼梓卽楸杜詩楸樹高花媚遠天當是梓花也

陸佃埤雅梓爲百木長故呼爲木王

晦日爲提月見公羊傳

妙善菩薩卽觀音之別名出北史王劭傳

吹雪一字每見劉長卿用之作傷寒感冷之意人間

之漫云出漢書然莫考也繼閱方書於香芍散證治云吹雪傷風頭疼發熱此必有所據見癸辛雜志

集韻饒餗亭名在上谷饒謨官反餗胡官友而廣韻十八尤收餗字作谷旁九亦謂饒餗亭名此兩字義無別見从九从九傳寫異文音遂因而異其呼耳

韻府押字下收行押引北史崔浩傳云云今檢浩傳乃是行狎从犬不从才大抵作行狎爲是从才非也浩傳稱宏善草隸爲世模楷行狎特盡精巧乃謂浩父宏也而韻府改云范陽盧宏此甚可笑當日纂修

諸公讀書鹵莽如此推此一事其他譌謬誤人者可
勝道哉

覺非盒筆記卷七終

覺非齋筆記卷八

顧菴思亭集

深甯叟云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爲北方之強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爲北方之勇猛矣晉以是霸秦以是強於諸侯然晉之分爲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世威強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劉念臺先生云風俗世道之元氣也固然已而其壞

也紀綱之壞存乎風化氣節之壞存乎培養人心之壞補偏救敝存乎執中約言之存乎朝廷又云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科爲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言之可爲蹙額

秦端毅絃云小民逋欠良亦有由當徵收錢糧時吏書兵隸投託催糧惟事索取民既納賂意在延緩是豈徒民之罪哉眞仁人之言也

又云地方刁民人皆惡之而所惡不同上憲惡其害民州縣惡其害已特患化之無術耳但事誅鋤適足

以長貪吏之計其言誠是也然愚以目今事勢較之則又大不然上官畏刁民如虎而州縣官方倚之爲爪牙矣豈特不惡之而已哉

蔡凝字子居由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字謂寮友曰庶來者無勞人苟能似此存恕所謂終身可行者也

韋世康曰祿豈須多防滿卽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知足之言可以書紳

金壇劉宰字平國早有經世志以微疾不樂出或言

其面黥點詔起者力辭以免嘗大書其印歷云怪矣
面容無食肉相介然褊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
材疎而用則曠不返初服輒啟榮望豈特一不可七
不堪正恐一不成萬有喪故俛以自適超然自放衣
敝袍可無三瓿之辱飯蔬食何用八珍之餉隱几覺
來杖藜獨往或從田家瓦盆之飲或和漁父滄浪之
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優游歲月逍
遙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非伯越之人乎
陶天下之中從子致富亟去毋敲吾樂遇籃輿而來

者掛之曰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與其得錢送酒家
固不若高臥北窗自傲羲皇之上也又嘗發明靖節
意云士大夫既作縣棄官而歸率自託於陶元亮其
說以不見督郵爲高以不顧五斗米爲廉愚以爲此
士大夫有血氣者之常元亮非爲血氣所使者其胸
中必別有見地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漢以來學
者所未喻獨元亮發之程門以爲論道體蓋本其實
彼不舍安此自富之說惜其寄情於酒而爲學有作
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

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
惟其有志於道知時事之難爲故翻然而歸特發於
督郵之來蓋不欲爲苟去云爾世遂以爲誠然乎哉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
謂皆大好士人省殿試前列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
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叔唯唯而
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略謂近世士人進取莫若科
場若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能爲之又
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

取之真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黜落盡以官資
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也夫用人
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及至懷奸私壞綱紀亂
法度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
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終不考其
才行何如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自古爲難
今則以高科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
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繫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
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皆得人及至陞對旣無過人

之善亦無凡猥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過於
忠厚宰相誤國大將覆軍者皆未嘗誅戮雖三代得
天下以仁而啟誓六卿曰不用命戮於社義和廢厥
職猶征之曰以干先王之誅况掌邦邑軍師之大事
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爲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
賞立乎前嚴法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一二
柄臣自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更勉勤夙夜以懋
庶績豈不休哉

潛夫論愛日篇云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

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十萬人一人
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
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觀此則世之爲
大小吏而好聽民訟者是飢其赤子而使之僵踣於
道路者也可不蹶然知做而痛自懲艾乎

通儒謀國者以爲今天下稅糧當盡徵本色其說蓋
西漢貢禹已言之案禹傳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
意於農自五銖錢起以來富人積錢滿室各用智巧
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捋草把土手足胼

既已奉穀租又出稟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
本逐末末利深而惑於錢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
起於錢也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爲幣
市井勿得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
穀使民一歸於農宋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
載宋齊邱策曰江淮之地唐季戰爭之所兵革乍息
而使民間租稅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
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時絹
每疋市價五百文綢六百文縣每兩十五文齊邱請

絹每疋擡爲一貫七百綑爲二貫四百絲每兩爲四
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齊
邱致書徐知誥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卽行之不十
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此二者真謀國之遠猷萬
世之長慮也愚以爲欲用禹貢租稅祿賜皆以布帛
及穀之言必當用齊邱虛擡時價而折絹綑絲本色
之議則農力於田富藏於下矣案是時爲吳順義年
中定租稅額上上田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
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

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丁口課調亦科錢故
齊邱以此策救正之以亂世割據之雄觀其所稅錢
乃輕減如此後之爲人上者可不灑心而易慮乎

通鑑失
載此事

盜賊所以不治由長吏畏罪懼誅法愈重而防愈疎
令愈嚴而吏愈怠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
爲攻盜攻盜成羣乃生大奸此國家之大患也爲之
制者莫若寬長吏之罪而但以獲賊爲功范史建武
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

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此千古治盜第一善策也

沈氏筆談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時范文正領浙西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印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

是諸寺工作鼎興又興赦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
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
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
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
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
流移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爲
令觀此則宋世之納善以恤民立法以經久可謂兼
盡矣然考古者郡縣皆有儲財故偶遇歲荒賢者得
以展其才志若蕭然縣磬雖有范公其如之何故以

舊防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潰決之憂以舊章爲無用而廢之者必有危亡之患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後耳目志載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此四語可爲居身之法而前世又有名語云與世多相知者必非正人聚會多密語者必非良士邂逅卽親狎者必非益友以此三語爲觀人之法亦庶幾思過半矣

以上五條錄徐氏
昂發畏墨筆記

余讀馮氏景集每多見道之言因摘錄以備觀省其持盈一則云高爲其居顛莫之救江海所以能爲百

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夫無底之管天下不能實之以粟其所處者虛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盛而不落盈而不昃者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居上之患莫大乎主盛處賢而自予雄趙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一念之盈殺身亡軀阬長平四十萬眾而有餘滿之爲害也大矣是故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秦始皇欲以一世二世傳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而光武云天

下大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卒之
彼亡此興在滿與不滿之間耳書曰志自滿九族乃
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昔魏武侯
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楚莊
王語申公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
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楚
國其殆哉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武
侯有慙色夫其羣臣莫及者豈真莫及哉殆亦從史
承意讒諂面諛以驕其君耳郎顛有言明王聖主好

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末世導諛之人堯稱君
舜稱相其果昏主愚相與則懵然受之否則未有不
心忤者宋太宗嘗問輔臣曰朕何如唐太宗皆曰堯
舜主唐太宗何足云李昉獨無言徐誦白居易詩云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及
也王導每出一言一坐贊美王述正色曰人非堯舜
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故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
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噫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
比晉武於桓靈二君容之不失爲賢主人將死惡聞

酒肉之味國將亡惡聞忠直之氣善持盈者德薄而
執謙功高而不伐其要在遠佞人而求直言

蝗多而捕之弗勝於是有議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
者又謂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宜設祭勿殺者余謂是
倪若水盧懷慎之瞽說也姚崇不云乎楚莊吞蛭而
疾愈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
饑死乎或曰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滋甚是宜禳曰
不然吾主捕之說者非苟捕而已也以爲農夫職在
捕有司職在禳不偏廢也農以食爲天而蝗食其苗

是逆天也逆天者殺無赦故義當捕者農夫也官以
養人爲職而人失所養是天降之罰也得罪天者勤
修德故爲民請命者有司也今有司旣不修德以咎
天變又弗祈禱以恤民災農夫惑焉相與束手而聽
蝗之食及蝗飽欲死而原田濯濯矣是誰之過歟漢
桓帝時有公沙穆者爲宏農令螟蟲食稼乃設壇請
以身禱於是暴雨旣霽而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
烏虜今若有神明更如公沙穆者則蝗不入境矣夫
君子清其心濁其跡眾人固不識也君子識之至君

子亦不識而其志隱矣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以
松江剪編單遺王振振大喜凡所上便利事悉從中
贊之江南賴焉夫文襄豈媚振者哉

徐邈謂不可寄耳目於羣吏或善其說此特防弊恐
偏聽生奸耳非端本之論也舜明目達聰正須好問
好察亦顧擇其人而任之各於其類而詢之耳韓子
曰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又曰吏
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若如邈說恐寬大
之政未成壅蔽之害先見也張忠定公采訪民間事

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各於其黨詢之詢
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
八九矣此條關係吏治民生甚大

行計典一槩不見屬吏則其人賢否何由知明少保
胡世甯爲左都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胡公言臣官
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
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
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遂弗禁

左傳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范

史第五倫客河東往來太原上黨輒爲糞除而去郭
林宗每行宿逆旅趣躬灑掃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
有道昨宿處也吳志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
去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
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嗚
呼賢者之用心誠敬忠恕千載若一後世爲吏者視
其官爲傳舍解宇倉庫漫不省視任其頽敝因循歲
月以致墮敗重加繕治勞費百倍上糜國家之財下
貽後人之患居心鄙薄可爲悼歎案容齋隨筆載宋

開寶二年詔云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毀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受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歷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觀此詔可謂得察吏之術矣余前錄蔡凝修中書廨宇一條得此數事互參可知賢者用心先後一轍

論衡湯遭旱七年以六事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七

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謂七年乃始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書之言未可信也

父之於子無不愛也然稱嚴君何哉既愛之必勞之雖威以夏楚而仍主於恩爲民父母何獨不然今泣政者痛民之桀驚不率而重加笞朴又荷校於市以僇辱之始不過冀其改久則民視官如敵仇矣夫民既視官如仇而冀其革心以從我是猶負舟上山抱車入淵徒勤而無功也則莫若解而更張之所謂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中道也善乎賈生之言曰

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自古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
有速而民必勝之夫知民不可敵敵且弗勝也恩斯
勤斯民乃懷矣是故慈民以德不以刑狎狗以骨不
以鞭民雖卑且愚使之取吏必取其愛焉故曰百人
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萬人愛之有歸則千
人萬人之吏也又聞之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
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莫若靜之庶人
駭政莫若惠之賈生之言主於愛荀卿之言主乎惠
其義一也慈民之術備矣

天子元首也二三執政股肱也諫官王之喉舌也此見於詩書傳記天下之公言也庶人鼻息也其歌謠詛祝謗議猶鼻孔之息也此吾一人之私言亦天下之通義也人莫不曰一身之中首爲元股肱次之喉舌又次之至於鼻具體而已其爲息也微而吾曰不然息最重有息而後有鼻有鼻而後有口有口而後有喉舌有元首有股肱蓋九竅百骸四體之衰強存亡懸於鼻息矣其微也乃其所以成鉅也哉身常存而精力強健者氣爲之嘘吸吐納也口可以終日閉

而鼻息不可一刻絕今使緘其人之口而又塞其鼻
之息外不得呼而內不得吸則其死也不旋踵夫然
後知口可以終日閉者以鼻息爲之通也古之聖帝
明王知之其取於臣也略而取於民也詳諍臣七人
耳時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敢諫之鼓而師箴而賸賦而矇誦而百工執藝事以
諫而庶人謗而士傳言而官司相規徇木鐸於塗采
臚言於市登其歌謠審其詛祝祭其謗議於以明四
目達四聰而股肱良元首康也鼻息之重何如哉故

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卮牝

注卮天也於人爲鼻
牝地也於人爲口

卮牝之門爲天地根縣縣若存

用之不勤則與吾說有合也

教管雖不可廢然過峻酷亦非御下之道所謂怨毒
之甚王者尙不能行於臣下者也春秋經書闞弑吳
子餘祭公羊傳曰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
道也齊莊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杼間以
弑公蜀先主戒張桓侯曰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
此取禍之道也以今觀之帳下兒亦大可畏

周官荒政散利居先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專之
可也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
倉穀原儲以備荒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小雅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所謂補不足助不給
也皆取官庾之陳者以食之卽今官貸法但古有貸
而無償至春秋始有施舍已責倍貸取庸之說今權
宜救災亦猶行古之道耳若虞其後不償遂不敢動
官倉一粒坐視飢民流離餒死代天司牧之謂何

漢武帝女弟隆慮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子

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
傅繫獄廷尉請論左右爲之請帝垂淚歎息良久卒
加法焉而哀不能止夫帝行法無所假貸則善矣吾
獨恨其欺死弟而陷生甥則輕諾之過也何也方隆
慮豫贖死罪時帝宜卽以流涕之所云者正告主曰
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
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不許其請然後慰之曰弟
無憂兒子也吾擇嚴師傅以教之使不至於犯而已
豈不恩義兩全哉旣許之而復殺之是帝自食其言

而安忍無親也貳命不信賊恩不仁教敕無素不義一事三失涕何及矣且安知昭平君不恃帝許而日驕遂敢於殺人放法乎昔絳灌等以寶長君少君所出微爲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卒爲退讓君子帝計不出此許之贖以驕之使至於恃恩觸法而又毅然殺之嗚呼死者復生而有不愧其言乎哉吾嘗攷帝行事雖法立而誅必然於羣臣之當斬贖爲庶人者實繁有徒如蘇建公孫敖張騫趙食其之屬皆是也他如膠西王端至驕暴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帝

未嘗問焉而霍去病射殺李敢帝爲諱云鹿觸殺之
其誣先帝之法不少矣昭平帝之自出又尙帝女夷
安公主猶不得比於議親議貴之條也何故且帝赦
天下殊死以下凡數見若昭平者醉殺非故獨子可
矜卽在齊民靑災肆赦亦宜及之帝又嘗發罪人以
擊南越募死罪爲兵以討朝鮮赦囚徒發惡少年而
出敦煌及七科謫爲兵以伐宛安在死罪必不可贖
而獨忍於昭平君試法耶然則主之豫爲贖者乃所
以構之也帝之輕爲許者乃所以果於殺也而東方

朔猶以誅不擇骨肉爲王道蕩蕩吾謂適開刻薄寡
恩之路而已矣死而有知隆慮大望曰帝棄言焉將
何以答

修德必無爽報峻法隆刑決不可與言治昔嘗惡梁
仲甯性剛毅而好法律其上書請重刑罰乃謂五帝
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且謬引孔
子稱仁者必有勇禁民爲非曰義又云春秋之誅不
避親戚刑輕之作反生大患忍矣哉其心則申商吳
起慘刻之心也其言則韓非假託聖謨以熒惑主聽

也夫吳起善用兵者也故其言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韓非子習刑名法律之書者也故其言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於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以秦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敢爾然起與非皆忍於殺人而卒至白殺其身固處心積慮成於是而安得良死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

傳曰饑而不損茲爲太厥災水饑而不損云者蓋言民人饑饉不能損上以益下是之謂太太猶甚也凡

喜氣多陽愁氣多陰晉袁甫有言積憂成陰陰積成
雨雨久成水故其城恆澇昔梁伯夏每有饑饉輒載
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宜已惠真仁人之心也
嘗讀樊準疏云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
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此有激之言非篤論也蓋
有賑不勝贍者矣未有不賑而能贍者也有名存而
實亡者矣未有并無其名而希其實者也第實心行
政者少耳惡有損上而下不益者哉

覺非盦筆記卷八

終

先君子性好讀書每遇切理饜心之處隨手劄記歲
月既多積成藁本八卷顏之曰覺非盦筆記陶宏景
山中白雲祇自怡悅而已

鎮生

仰承先志久藏篋衍

又因中年多故兵燹迭更未及梓行今

鎮生

老矣承

諸親友勸勉正欲謀付剞劂適柳堦耔青薄游滬上
與葛君理齋相視莫逆因行篋中攜有筆記副本出
與商權並助資付梓輒蒙葛君特識願收入叢書中
以廣其傳甚盛意也耔青馳書告慰

鎮生

欣感交集

口占二小詩以復之卽以持贈理齋仰希粲政其詞

曰琴川毛氏匠門張俊逸參軍獨擅場事未百年人
有偶又聞淞滬勝錢唐日知錄是稼堂傳舊事吾家
感昔賢縱使虛懷深若谷不妨隨遇任天緣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冬十月男鎮生校畢恭跋